

CAILIANG

主编：许江

蔡亮



吉林出版集团 JILIN PUBLISHING GROUP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蔡亮 / 许江主编. -- 长春 :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86-5810-1
I. ①蔡… II. ①许…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4600号

蔡 亮

主 编 许 江
出 版 人 石志刚
责任编辑 尤 雷
助理编辑 陈 鸣
封面设计 成朝晖
开 本 889mm×1194mm 1/8
印 张 55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图书经理部: 0431-86037892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杭州嘉业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6-5810-1 定价: 598.00元

CAILIANG

蔡亮

主编：许江



吉林出版集团 JILIN PUBLISHING GROUP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ISBN 978-7-5386-5810-1



9 787538 658101 >

定价：598.00元

CAILIANG 蔡亮

主编：许江

 吉林出版集团 JILIN PUBLISHING GROUP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目录
Contents

活在追怀的世界中 / 007

丹青风范永照人间 / 011

素描与人生 / 018

人民的胜利 / 024
——蔡亮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研究

星夜里的鼓号手 / 034

蔡亮和我 / 039

蔡亮作品 / 061

蔡亮年表 / 434

活在追怀的世界中

蔡亮先生离开我们已15个年头。当油画系的老师们一起怀旧溯往之时，当司徒等老朋友远来相聚之时，我们都会想起他。尤其在近两年参加全国重大题材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更是常常惦念着他。去年3月至6月，我们几个人集体创作《一九三七·十二·南京》的时候，边画边海阔天空地聊。画室一旁的大板上钉着德拉克洛瓦、列宾的绘画，其中也有蔡老的《延安火炬》。我们的话题，绕着美术史中的大师们，也常绕着蔡老。在所绘制的画面上，大片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我们设计了一位老班长似的人物，他与另一位战士相靠着，没有倒下，成为全画的一个视点。他的怀里，正抱着一个小战士的尸体，仿佛生前最后一刻，老班长正叮嘱着小战士别害怕。屠杀在此时，在凶残和死亡之外，刻画着一种人性的依偎。这种设计正是源于蔡老。在绘画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想着他，想着蔡老和他的绘画所曾经给予我们的某种人生与生命的理解。老班长的形象中依稀流露着蔡老的音容笑貌，那被岁月洗去铅华之后，又渐渐隐现出来的某种神情。如果说这幅画中有着不期然而至的与前辈的对话，其中最多的就是蔡老。关于他的追怀如此频繁，又如此集中地伴着我们的绘画，却是我们没有料及的。

美术的历史中从来贯穿着两条线，一条是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大历史的线索。把握这一线索，我们得以认识历史，切近那一个个时代的真相。另一条是艺术作品自身所构成的历史线索。这种历史线索往往超越特定的大历史框架，在人性隐秘的深处，勾连起最为深刻的心灵踪迹。追寻这一踪迹，我们串联起一个个创造者的灵魂，从而与不同时代的精神世界相照面。

作为艺术的创作者，我们倍加深切地体会到第二条线索中的诗性力量，以及纠结于其中的对于人性的痛切而又复杂的感情。追怀是美术图像心灵阅读的一种特殊方式。藉着这种方式，我们得以深入到专业的层面中去，从那语言的性格表情之中，揣测曾经生活的意蕴，体验创作者生命的境域，进而勾连起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心灵关系。上世纪50至70年代，蔡老的历史画创作著称中国艺坛，最具代表性的是《延安火炬》。那跳跃的火炬，那长城一般蜿蜒盘亘的炬阵，那火把映照的欢腾人群，已成中国当代绘画的经典。夜晚的行流，从一边穿过整幅画面，人流火光映衬着生动的形象性格。这让我们想到了伦勃朗的《夜巡》。蔡老喜欢伦勃朗的绘画，尤喜伦勃朗绘画中的调动“光”和用光塑造“形”的方式。这种“光”让照亮的生动凸显，让隐蔽的隐在蔽藏之中。“光”曾经在西方绘画中体现为宗教性的灵魂开启的意义，又通过伦勃朗的画笔，发显出油性色质的可触可感的真切力量。蔡老在画里大胆地用“光”来构图，让光演化成整一的行流，来照亮暗夜中欢乐的人心。蔡老在创作的当年是否真的想到和借鉴了伦勃朗呢？我们未可确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被一代代西方大师们开启的光色与构图的方式及其中蕴涵的表现的力量，正被蔡亮这一代人活化而为民族历史与心灵表达的自觉的语言。

真正使这些艺术的方式活起来的，是另外一种更为深刻的追怀。1955年，蔡老和张自蘅先生被命运抛到大西北，在祸福难测、前途莫卜的时候，

就被直接派往延安。正是在那个曾经的革命圣地，那个保存纯朴民风，同时被注入新时代的民生内涵，被寄予淳烈理想色彩的黄土高原，那种纠结着浓浓中国色彩的生活元素深深打动了。一边是发自“丹田怒吼”的秦腔，久远而深固的“穴居”习俗，朴厚浓重的民风；另一边是一代共和国领袖曾经的神圣居所，那种每日经常的扭歌游行的宣传队伍。它们交叠在一起，让远离城市生活、因而也逃脱了政治斗争的蔡老，从心里感受到了安生的慰藉。这种慰藉甚至达到一种对这片土地新奇而感恩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時候，蔡老在延安，第一次看到了沿着沟壑山脉的夜晚里的“提灯游行”。一个被命运抛向远方僻壤的人如行暗夜，但在那僻壤中重获家园之感的时候，就有如获得明灯。这“提灯游行”不仅是一种新鲜，一种迥异于都市的集体的政治奇观，它还迅速地转化为生存的体验。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只要某些东西不仅仅被经历，而且其所经历的存在获得一个使自身具有永久意义的铸造，那么这些东西即成体验。”正是这种体验揪住了蔡老孤独的心，给予他一种向着红色历史追怀的启迪，同时又给予了一种个人的生存救赎与塑造的暗示。于是，他必然地要将这一幕化生出来，让延安的火炬照亮出来。它的意义不仅是延安的精神，不仅是中国人的坚韧、达观、从容的民族精神，而且是困境中的人们求得自新自强的救赎的精神，而且是藉着艺术创作重回生命境域的真正造化精神。

蔡老在黄土地上二十多年，接受思想改造，并坚持写生。作为“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大框架之中的绘画活动，写生的机会弥为珍贵，却得以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无间相对。蔡老与农民相对着，与这些莽莽高原上的汉子们相对着，与农民的真实境域相对着，记写眼前真实所见。早在少年时期，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蔡老就读到过徐悲鸿先生编的《米勒素描集》，那种质朴的素描，那种浓郁的农夫大地，已然在蔡老心灵里种下了一生一世的感情。此时，这种感情在茫茫的高原上，得到畅意的抒怀。蔡老画出陕北人的坚实的骨架，画出他们俊朗的面庞，更画出了他们的神情，那种质朴中带着诙谐、谐谑中含着憨厚的神情。在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通过蔡老的素描肖像来认识北方农民的。这也就是说，蔡老的素描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农民的肖像。当我们构思设计蔡老的画展的时候，这种农民肖像的感受是如此深切，以至于我们在展览的第二展厅“高原岁月”中，建造了一个大窑洞，将这些肖像镌在一个个如门窗一般的框架上。我们希望制造一种关于窑洞的“穴居”人生的世界境域，并让蔡老的这些肖像带着我们来重新认识陕北的农民，认识那个年代的生活，从而重新认识那个时代，认识那个渐渐远去的年代中的我们自己。正是在那种谐谑而憨直的农民的表情中，我们一再地看到了蔡老本人，看到蔡老与我们生活工作在一道的朝朝暮暮，那种欲言又止、意味深长的表情，那种彼此交心、心心相印的深沉气息。正如15年前我在《星夜里的鼓号手》一文中所曾写过的那样：“往往也正是在这一类的素描过程中，农民这一‘存在者’进入蔡老的‘存在过程’，其特征与蔡老自身的生命意识遭遇了，那种惟妙惟肖的神情刻画，让我们感到了蔡老与农民深沉而自然的心理契合，感到了‘自身具有永久意义的铸造’。”正是这种铸造如此生动地留在我们心上，所以在画《一九三七·十二·南京》时，我们会一再地想到蔡老。在绘画高潮来临之时，在恰逢此时

的澎湃的心灵追怀之际，蔡老便会悄然地活在我们追怀的世界中。

与伦勃朗不同，蔡老很少画自画像。但在“文革”之后回到西湖之畔的中国美院时期，蔡老画了不少以“艺者”为对象的绘画。音乐师、民间艺人、巴黎街头的卖艺者。这些画如此生动，将笔头探入了艺者们的心灵。从某种程度上谈，这些画也正是蔡老的自画像。他在这里静观艺者的生存，反省他们以及自己的位置，但他无法割舍的是他对于这些艺者的深深的同情。这样一种深刻的人性的关怀，一方面反映了他在西湖之畔所给出的不同生存界域中的艺术转型，另一方面，代表了蔡老骨子里深蕴着的哲思倾向。所以，他画了《皇帝的新衣》、《剪辫子》等以近代史变迁为题材的新寓言绘画。这种新寓言绘画超越了前期历史绘画中的典型场面的表现方法，直面更为深邃的历史的诘问。只可惜，这样一种富于内涵的转型，被那个汹涌的时代大潮埋没着，醉心于颠覆使命的当代艺术无法静下心来观赏这种历经生活磨难之后还存持不忘的可贵的人性的观照与关怀。在这次画展中，我们在第三板块“湖畔春秋”中，安排了这批难得的反思型的绘画。在这里边，我们将重新认识蔡老后期绘画的当代意义，怀念一个艺者的不懈的心灵追求。

追怀，是一回心灵的巡游。它将一缕缕历史的信息串联在一起，构成丰富的诗意图景。“遥知水远天长外，更有离骚极目秋。”当我们对蔡老寄予深深怀念之时，心中高悬着的是他的代表中国红色经典高度的创作，他那难再复制的塑造了中国农民灵魂的高原岁月。我们把画展取名为“历史与追怀”，诚挚地希望蔡老的这个回顾展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带着我们重温历史，重新认识那时代的画笔及其不朽的意义；另一方面能够成为这样追远抚今的精神洗礼，我们藉此去与一代中国的杰出艺术家的心灵真诚相照。

许 江
2010年6月18日
于南京中心大酒店

丹青风范永照人间

我与蔡亮相识，始于1949年，我俩虽然同龄，但经历各异，一次偶然的聚会把我们联系起来了。上海刚解放不久，漫画家张乐平同志为了修改《三毛流浪记》、创作《三毛解放记》，征求各界对创作“三毛”的意见，曾在上海青年会七楼集会。在那个会上，我认识了蔡亮。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们一起吹到了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在中国美术学院我们朝夕相处，成了至交，共同工作生活达15个年头。他爱音乐，常给我们讲解古典名曲，他爱摆弄日用家电、录像摄影。因此他又成为了我们家的电器修理师，甚至连孩子也愿意跟他学摄影，他又是那么认真负责，孩子们称蔡亮是一个非常诙谐可亲的好叔叔。我们相约以后一起到俄罗斯一次，由我来做向导，看看莫斯科的特列契科夫和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就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们还约定，明年暑假，他为向导带我们一起去西安，领略三秦古文化的宝藏，到陕北，感受延安圣地的风采。曾几何时，想不到相约竟成永诀，怎不令人痛心！

（一）

人们常说，人世间大凡事业上有建树的人，其生活道路往往坎坷不平。蔡亮的一生，虽有过那“神童”般幸福的童年和文化气息浓郁的家庭温暖，但随着他的成长，伴随着他的是许多苦涩而辛酸的回忆。中央美院学业刚结束，就因涉嫌“小家族”（注1）而打入“另册”，被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的资格，“发配”西北。与他同行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张自葳。“这一对苦难的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背起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注2）那个年代，一次次政治运动，一场场阶级斗争，蔡亮为其殃及所累，差点毁灭了这颗才华横溢的艺术幼苗。“文革”中又是“在劫难逃”，饱经磨难。但人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古人道“安危相易，祸福相生”。挫折，往往锻炼了人的意志。蔡亮在逆境中并未沉沦、消极，他坚韧地开辟着自己的艺术之路。大西北丰腴的黄土高原使他“因祸得福”，三秦故土成为重铸他艺术品格的熔炉。这片沃土蕴藏着灿烂的古代文化，这里有着厚的革命传统，丰富的民间艺术和世代代受这种文化熏陶的淳朴的劳动人民。蔡亮在陕西这个独具特色的环境中度过了

整整26年，他把自己的灵魂和民族、民间文化相融合，和革命文化传统相依偎，脚踏实地走到人民中去，生活在老乡中间。这是他一生中最丰富、最难忘的时期，是人生的成熟期，更是他艺术成长最活跃、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蔡亮确定了他早期创作的意蕴取向，完成了最主要的代表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内容和艺术风格，从而显示出区别于同时代其他油画家的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独具的艺术价值的魅力。

以饱满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倾注于黄土高原上，对劳动人民深沉的爱，是蔡亮突出的艺术品格，也是他整个油画创作最主要的艺术特色。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流才能流长。蔡亮的艺术成果，充分说明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他作品中那些真切、质朴、生动的形象，都是他付出巨大劳动的结晶。他经常跋山涉水，与深山沟里的平民百姓交朋友，与老乡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同呼吸，共脉搏，和他们一起在山峁上高唱“信天游”，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刷社火，《延安火炬》之所以那么感人，《枣园来了秧歌队》的秧歌扭得那么动情……这都浸透了蔡亮数十年在黄土高坡生活中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血、汗、泪的痕迹。所以陕西人民称：“蔡亮是黄河水熬的小米粥哺育的自己的艺术家。”至今陕西美术界传颂着这样的故事：一次，蔡亮在陕北延川县下乡写生，遇到一位老乡生病，他不顾自己身体单薄，和老乡们一起抬着病人走了几十里山路，把老乡送进医院。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正如罗丹所言，“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如果说生命的要素是阳光、空气和水，那么艺术的三要素就是思想、技巧和生活。回首往事，可以这么说，蔡亮在西北“因祸得福”最大的收益，是奠定了他高尚思想与丰富生活的基础。这一巨大的财富，对艺术家一生来说是无价之宝。

蔡亮以创作革命历史画和西北风情画而著称。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阶级“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马克思更热切地希望：“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蔡亮数十年如一日，始终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满怀激情地用自己的画笔去讴歌这伟大的时代，高奏主旋律，真诚地表达人民的心声。他的创作大部分是宏篇巨构，产生出许多熠熠生辉的力作，成为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典范，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

代画家中的杰出代表。

他早期的作品，多以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命题画为主，在“左”的年代，能将命题的历史题材表现得能具有如此的生命力，至今仍发出其光彩与魅力，确非易事。这是由于他按照唯物史观及艺术规律拓展其创造力的结果。他不是机械地记录某个历史事件或场景，而是将人民群众当作创造历史的主人，并升华到艺术典范的高度，再现真实的历史气氛中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油画《延安火炬》是他的代表作。我们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中国人民近代史上第一次彻底取得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表现抗战胜利的题材何止万千？但如何表现，却各有千秋，“花如何酿成蜜，矿石如何炼成钢铁”，也就是如何使生活变成艺术的重大课题。从生活到艺术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从生活现象中正确地选取题材和深刻地挖掘提炼主题思想；二是如何从生活中概括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蔡亮十分聪明，他选择延安军民火炬游行作为突破口，找出了揭示这一重大主题的“钥匙”，他以壮观的气势、交响乐般的旋律、欢腾热烈的气氛、鲜明的色彩、生动的形象和脍炙人口的巨大场面，歌颂了革命圣地延安军民在宝塔山下高举火炬，敲锣打鼓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情景，喷呐仿佛奏出了深受八年战祸的人民的呐喊，鼓声擂起旧时代的丧钟，宣告了人民的胜利。这个情节十分典型，想得很“绝”，表现得也极为成功。作者更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使整个画面活起来了。蔡亮不仅运用了他那纯熟的素描功力，更由于在画面上表现了他长期在生活中积累的为之动情的人物，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个年代的典型形象。在当时“神化”的年代，蔡亮不为所惑，始终把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这是十分难得可贵的。在他的历史画，如《贫农的儿子》、《南下宣传员》和《三大主力会师》等力作中，也都体现了这样的特色，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的经典作品，在艺术界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风俗画（或称风情画），在蔡亮的作品中也占有一定的分量。《借宿》是蔡亮的成名之作，也是他表现西北风情画的代表作品，展出以后曾轰动于美术界，蔡亮描述了勘测队员和藏胞情深意长、亲如一家的感人情节。一位慈母般的藏族老大娘正在为疲惫一天而酣睡的勘测队员缝补破衣，不仅表达了汉、藏民族间的深情，而且讴歌

人民对祖国建设的关切之意。构思巧妙，立意新颖，形象深刻动人。这幅作品对克服当时概念化的倾向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以后蔡亮创作的一系列的风情画，如《三弦战士韩起祥》、《丹青生涯》、《知音》、《人安畜旺》、《锁柱》、《无名窟》等等，都像一曲曲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西北民歌，悠然动听，散发着浓郁清新的泥土气息。这是他从陕西农村现实生活采掘的艺术硕果，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浪花，包含了作者对人民对黄土地真挚的深情。“感人心者，莫先于情”，难怪著名作家柳青在重印《创业史》时，希望出版社“只能请陕西画家蔡亮插图”。他认为只有蔡亮才能画出陕西农民的神韵。我想这是对蔡亮艺术最好的评价。

蔡亮艺术创作的美学特征是什么？他处理和描写这些题材时所持的审美态度及审美感情又怎样的？这是人们所关心的课题。

美的特征表现在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形象性与理智性的统一，真实性与精神功利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谐性与丰富性的统一。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人讲“真是根芽，善是枝叶，美是花朵。”人们常常认为真、善、美各有不同的内涵。所谓真：就是客观真理；善：是指合乎道法伦理准则的规范；美：是自然界和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的本质形象化，是真与美的内容与和谐的形式相统一的、丰富的、独特的、能引起人们愉悦心情的生活现象。美的领域包括有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个方面，在性质上又有优美和壮美之分。

蔡亮的作品，是由多种审美层次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它不仅反映客观世界的真理性（客观规律），以及创作主体对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和感情态度，而且反映着与客观规律性相联系的生活中的美（自然美和社会美），以及创作主体自身的美，因此，我们必须从多层次、立体的角度去理解。

作品是一面镜子，它一方面反映了客观对象，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画家的主观世界，所以说艺术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蔡亮认为现实主义艺术的精髓，就在于真，即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挚、真诚。他经常引用托尔斯泰的一段名言对学生说：“真正艺术产生的原因，是想表达日积月累的感情和内心要求，正像对母亲来说，怀胎的原因是爱情一样，伪造的艺术产生的原因是利欲，正像卖淫一样”。“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装饰，好比一位钟情于丈

夫的妻子不需要打扮一样，伪造的艺术好比妓女，她必须浓妆艳抹”，并且说“艺术价值的感染力决定于三个条件，而实际上只决定于最后一个条件，就是艺术家内心有一个要求，要求表达自己的感情。……艺术家越是心灵深处吸取感情，感情越真挚，那么他就越是独特，这种真挚使艺术家能为他所要传达的那种感情找到清晰的表达。”

蔡亮是经常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他作品中没有言过其实的卖弄，扭捏作态的、故作多情的浮滑习气，没有任何哗众取宠、故作玄虚的造作，他认为“虚假粉饰是艺术品的致命伤”，“只有真实才是艺术的生命力”。所以，他的作品反映出一种壮美的、进取向上的、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带着质朴、醇厚的个性色彩的素质美。我认为这是蔡亮作品主要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之所在。

古人常说“意境是山和水的灵魂，神似是人物画的生命”。蔡亮笔下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具有鲜明个性形象。正当写本文之际，有幸见到许多蔡亮过去画的速写、素描，令人陶醉。这些生活中采掘的形象，把人画活了，无论是陕北的老农，含蓄的姑娘，或天真的儿童，每个形象都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些素描，格调高雅，浑厚朴素，内在深沉，蕴藏着一种精神美和乡土气息。这些陕北写生做到了“认识与表现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形似与神似的统一，写生与写意的统一”。由于他长期生活在陕北农民之中，心中蕴藏着无数的乡亲父老，所以下笔时“胸有丘壑才能奔于腕下”。

农民是蔡亮描写的主题，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特殊的气质，朴实、淳良、含蓄、持重、内向、刚毅……这是数千年来中国农民从内在性格到外表的特点。在历史上描写农民的画家不少，16世纪尼德兰画派的勃鲁盖尔，是欧洲最早表现农民生活的大画家；19世纪中叶，法国的米勒，被世人称为“最为杰出的农民画家”；20世纪初的柯勒惠支，她是鲁迅推崇为“震动艺术界”的女版画家；本世纪中叶，有我国的著名画家王式廓。蔡亮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尽管时代不同，风格各异，但他们的艺术道路都与历史和时代相联；他们都具有倾注于农民身上的一颗善良的人道主义的赤诚之心；他们都在追求内在的真、善、美而朴实无华；他们所塑造的语言都是严